

白天



白天 著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一夜丈夫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②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夜丈夫 / 白天著 . —北京 : 团结出版社 ; 大众文艺出版社 ,
2000.6
(白天作品集 . 都市智侠系列)
ISBN 7 - 80130 - 392 - X

I . —… II . 白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4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 :01 - 1999 - 3267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b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

印张: 10

字数: 2700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 - 80130 - 392 - X / I · 21

定价: 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蛇蝎美人心

1	南洋怪客	(1)	7	美人爪	(81)
2	八仙	(16)	8	尚五爷	(94)
3	风情万种	(28)	9	情缠	(106)
4	温柔攻势	(43)	10	葫芦里的药	(117)
5	蹊跷	(56)	11	图穷匕现	(129)
6	装神弄鬼	(69)	12	惊变	(143)

第二部分

一夜丈夫

1	谜样人物	(164)	7	禄山之爪	(246)
2	狙击	(178)	8	飞刀帮	(261)
3	谁来演丈夫	(189)	9	神秘女郎	(274)
4	风雨欲来	(204)	10	知人知面	(286)
5	朱门劫	(217)	11	红唇	(298)
6	投石问路	(230)	12	压惊	(314)

1 南洋怪客

吉隆坡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，它像世界各大都市一样，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带来了社会的畸形繁荣。

“皇家夜总会”位于暗邦路底，无论规模和设备，均属第一流的。尤其最近连续几个月以来，由于节目精彩，使它夜夜盛况空前，历久不衰，简直每晚座无虚设。

今晚九点多钟，突然光临了一位“怪客”。

称他为“怪客”一点也不夸张，因为他这身打扮实在令人不敢恭维，也看不顺眼！

他上身穿的是件由白变黄，而且仅剩中间一颗扣子的短袖衬衫，挂了条像油条似的旧领带。

由于扣子只剩一颗，使他几乎是敞胸露怀，露出胸前一片黑茸茸的胸毛。衬衫下摆还不塞进裤腰里，吊儿郎当地拖在外面。

而这位仁兄穿的那条裤子，则是又绉又脏，本来大概是黑色的，起码穿了五六年，以致已经褪成了灰色，膝盖部分更是发了白，与脚上那双张了嘴、走起路来“啪哒、啪哒”响的旧皮鞋足堪“媲美”。

除了这身狼狈不堪的装束之外，他还背了只装满不知是什么的旧旅行袋，活像个臭要饭的！

夜总会毕竟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场所，上这种地方来玩的，大部分都是绅士淑女，虽然没有规定必须穿大礼服，但至少得服装

整齐，以免有碍观瞻。

像这位老兄的衣衫不整，夜总会方面自然可以拒绝招待！

因此，他一走进大门，就被司阍的小童给挡了驾。

别看这位老兄外表狼狈，倒是人穷气大，一把就将那小童推了个踉跄，并且冷哼一声，大摇大摆地就向里走去。

小童大声一嚷，惊动了里面的人，只见站在第二道门口，负责招呼来宾进场的侍者领班张俊，立即带着两名侍者迎上来，挡住那位老兄的去路，厉声喝问：

“喂！你这臭要饭的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乱闯？！”

他老兄把眼皮一翻，大咧咧地反问：

“怎么，这地方不许人来的？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大门关上？！”

张俊气得把白果眼一瞪，他虽只不过是个侍者领班，职衔并不大，上面还有顶头上司总领班萧大成、经理胡苇，可是他的气火倒不小，颇有狗仗人势的架势。

只见他勃然大怒，一声令下：

“把这臭要饭的替我轰出去！”

两名侍者立即上前动手，不由分说地就要把衣衫不整的家伙撵出大门。

但他老兄却来了个先发制人，根本不容他们近身，已出手如电地连劈两掌，劈在两个侍者脸上，使他们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“哇！……”

“哎唷！”

不约而同的两声痛呼怪叫，两名侍者均急以双手捧面，踉跄跌了开去。

张俊见状惊怒交加，不由地破口大骂：

“妈的！你这臭要饭的，竟敢跑到这里来撒野！……”

可是他犹未及亲自上前动手，那家伙竟一溜烟地避开他，直向进场的第二道门闯去。

“拦住这臭要饭的！”张俊欲阻不及，只得急向其他恭立在门口迎客的侍者大叫。

就在那家伙冲到第二道门口，几名侍者正待合力拦阻他闯入之际，总领班萧大成突然闻声赶了出来。

萧大成身高六尺，体重在八十五公斤以上，原是马戏班里饰演大力士出身的，确实体壮如牛，活似金刚巨神，令人见而生畏。

而那衣衫不整的家伙，则是矮矮胖胖的，挺着又圆又大的肚皮，头顶已禿得牛山濯濯，剩下没几根毛，就缺少了一把芭蕉扇，那副模样倒真有几分像是“八仙”里的汉钟离！

相形之下，他比萧大成矮了半截，再想贸然动手的话，恐怕非吃亏不可。

萧大成只朝门口一站，大有一将当关，万夫莫闯的威武气概。他把眼一瞪，声如洪钟地怒问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！”

那家伙被阻在门口，虽无法硬闯，却理直气壮地昂然说：

“把你们这里的负责人叫来，让我问他，凭什么这些人不让老子进去！”

萧大成不屑地冷哼一声说：

“凭你这副德性，也配上这种地方来？要讨饭的话，上别处去讨吧，这里是不打发叫化子的！”

那家伙反唇相讥说：

“就凭这破烂的夜总会，能打发得了我？哈哈，别笑掉我的大牙啦！”

“哦？”萧大成哼然冷笑说：“你他妈的口气倒不小！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张俊已冲了过来，气势汹汹地正待动手，却被萧大成喝阻：

“小张！先别动粗，让我问问这家伙，跑到这里来究竟想干

什么?!”

张俊这才把举起的拳头放下，怒哼一声，忿然站在一旁，与几名侍者虎视眈眈地怒目瞪着那家伙。

萧大成犹未及开口，那家伙已昂然地说：

“哼！这破地方不是有钱就可以来吗？老子下午已经打电话来订了座位……”

“你还打电话订了座？”萧大成似乎不相信。

张俊插嘴问：

“你订的是几号桌位？”

那家伙不假思索地回答：

“十七号！”

萧大成立即从口袋里掏出订座单，查看了一遍说：

“不错，十七号桌位是‘首都大旅社’打电话来，替一位汉先生订的！你……”

“我就是姓汉的！”那家伙用大拇指指向自己一指。

萧大成向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轻蔑地冷笑说：

“凭你他妈的这副德性，别说是订了座，就是穿了龙袍来，我们这里也恕不招待！”

“不见得吧！”那家伙又把眼皮一翻说：“这种地方只要花得起钱，谁都能来，偏偏老子有的是钱，要来烧包烧包，看谁敢不招待？！”说完就要向里闯去。

萧大成挺身上前一拦，把两手朝腰一叉，盛气凌人地说：

“站住！你敢往里乱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突见从里面走出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，这人年纪约四十开外，蓄着兜腮短胡，头发也留得长长的，看上去三分像艺术家，七分倒似“嬉痞”！

他的右腿有些跛，所以用了根铜把铜头的黑色“司的克”，一拐一跛地撑着手杖走了出来。

萧大成挺身叉腰地拦在门口，正好挡住了他的出路。

这位仁兄不知是什么来头，似乎比那衣衫不整的“怪客”火气更大，竟以手杖在萧大成的肩上敲敲说：

“喂！这是怎么回事，拦在门口不让人出去，我又不是没付账！”

萧大成一回头，发现以手杖敲他肩头的是这中年绅士，他只好让开一旁，说了声：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不料他这一让开，那家伙竟趁机往里就闯！

但两名侍者早已提防，立即双双上前，把那“怪客”拖住了。

那家伙的臂力极大，猛地双臂一甩，就把执住他的两名侍者甩开，急向那中年绅士说：

“这位朋友，你也是来这里玩的，就请你来评评理吧，我已事先打电话来订了座，又没存心来白吃白喝，不付钱白玩，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

中年绅士故意不屑地问：

“这种地方是认钱不认人的，你玩得起吗？”

萧大成一听，顿时得理不饶人地附和说：

“对呀！这位先生说的不错，凭他这臭要饭的德性，也配上这种地方来玩！”

那家伙不再跟萧大成争辩，却冲着中年绅士忿声说：

“你别以为身上这套臭皮囊穿的比老子挺，哼哼，人不可貌相，老子别说来这破地方玩玩，高起兴来就把它整个买下来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中年绅士鄙夷地冷哼一声说：

“凭你？”

那家伙把胸一拍说：

“就凭老子这副德性！你不信吗？只要这里想卖，开出价钱来，老子连这大门都不出，当场就把钱如数付清，少一分钱就爬出去给你们看！”

中年绅士打量着他背的旅行袋说：

“你倒真是大言不惭，难道你背的是一袋钞票不成？！”

“那就不用你老兄管啦！”那家伙说：“可惜这夜总会不是你开的，否则……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中年绅士问。

那家伙狂妄地笑着说：

“那我们就不妨打个赌了，看谁能当场拿得出钱，谁就是大爷，没钱的只配像这几位，站在门口当看门狗！”

此言一出，顿时犯了众怒，使萧大成已忍无可忍，怒骂一声：

“他妈的！”三字经一出口，就待上前动手。

张俊对这“看门狗”三个字更不消受，一使眼色，那些被骂在一起的侍者也摩拳擦掌地蠢蠢欲动起来。

中年绅士忙不迭从中拦阻说：

“你们先别动手，我倒有点不服气，不信凭这臭要饭的，居然敢夸下海口，能买得下这个夜总会！”

那家伙不屑地说：

“你信不信有个屁用，就算老子拿得出钱，可惜你也没资格作主把这里出卖！”

中年绅士一气之下，急向萧大成问：

“领班的，你们经理在吗？”

“在！”肃大成忿声说：“凭这臭要饭的信口雌黄，说几句大话还犯不着惊动胡经理，只要他现在当场能亮出一桌的最低消费，我马上跪着请他进去。”

那家伙哼然冷笑说：

“你说的话算数吗?”

“当然!”萧大成似乎看准了他亮不出。

那家伙犹豫了一下，摸摸口袋，忽然笑问：

“一桌的消费是多少?”

萧大成粗着嗓门回答：

“你订的十七号是大桌，一桌是八张座位，每位的最低消费额是两百元叻币，正账一共是一千六，小费在外!”

那家伙把舌头一伸，扮了个怪相说：

“乖乖！要这么多，简直是存心吃人，把人都当成了冤大头嘛！”

中年绅士冷笑说：

“上这种地方来玩嘛，就要舍得花钱，否则就根本不必跑来烧包！”

萧大成上前逼问：

“怎么样？拿不出了吧？！”

那家伙突发狂笑说：

“一两千算得了什么，我实在懒得动手打开背上这个旅行袋，如你不能当家作主，把这破地方出卖的话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萧大成已勃然大怒说：

“你他妈的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赶快滚出去，否则当心自讨苦吃！”

这时里面的节目表演正进入高潮，整个夜总会的来宾，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，以致心无二用。尽管门口外面在争吵不已，几乎动起手来，也没惊动他们。

可是，虽然萧大成气势凌人，加上张俊和那些侍者又穷凶极恶，那家伙却仍然毫不在乎。

萧大成一使眼色，几名侍者又待上前动手，准备把这“怪客”硬拖出大门去，中年绅士突然挥起了手杖，击在一名企图以

冷拳袭击那家伙的侍者手臂上。

这一杖出手极重，痛得那侍者怪叫一声：

“哇！……”急将手臂抱住，不由自主蹲了下去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萧大成见状大怒，但他犹未及发作，张俊已抢步上前，声色俱厉地喝问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！”

中年绅士沉声说：

“不管他拿不拿出钱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付账的义务。我站在客人的立场，实在看不惯你们这种对待客人的态度！”

“看不惯又怎样？”张俊完全是一副狗仗人势的嘴脸。

中年绅士冷哼一声说：

“我当然不敢怎么样，但你们这里是做生意的，如果这种对待客人的态度一旦传出去，大概不要多久，这家夜总会就得关门大吉啦！”

萧大成怒形于色地说：

“这臭要饭的也能算是客人？我们这里可不是救济院！”

那家伙把背着的旅行袋朝地上一摔，忿声说：

“老子要你们救济？哼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瞧瞧吧，就凭老子这袋里装的，恐怕就足够买下这个破地方咧！”

中年绅士用手杖敲敲旅行袋问：

“难道你这里面装的是钞票？”

那家伙把脚朝上面一踏说：

“不管是不是，只要谁敢拍胸脯，打开来要是里面装的是钱，而且数目足够买下这个夜总会，就能作主把这里出卖，那就尽管打开来看，否则就不够资格碰它！”

萧大成认定这家伙是虚张声势，当即一拍胸脯说：

“我作主了！”

“你？”那家伙轻蔑地说：“凭你这茶房头儿，也配当家作主？我看你还是免了吧！”

萧大成再也按捺不住了，突然上前挥起一拳，就朝那家伙脸上击去。

不料中年绅士眼急手快，只将手杖一举，以杖头抵向萧大成肋下。别看他身高似座金刚巨神，而且体壮如牛，被这手杖轻轻一抵，竟然不能向前，同时不由自主地将举起的拳头垂放了下来。

这一来，顿使他暗自一惊，不禁惊怒交加地喝问：

“你他妈的！是不是也想存心找麻烦？”

中年绅士霍地把脸一沉说：

“找你们的麻烦？哼！你们还不够资格，把你们这里的负责人叫来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甬道里突然有人喝问。

大伙儿一听这喝声，气焰顿时收敛，不敢贸然轻举妄动了。

中年绅士和那“怪客”侧转头看时，只见从甬道急步走来一人，年纪大约在四十左右，个子瘦瘦高高的，穿的西装笔挺，蓄着两撇小八字胡，手里端着弯型烟斗，令人一看就知他是个世故颇深的老奸巨猾人物！

“经理，您来得正好……”萧大成忙不迭迎了上去，向他轻声嘀咕了一阵。

他就是这里的负责人胡苇，一面听着萧大成的报告，一面冷眼向中年绅士和那衣衫不整的家伙打量。

听完，他才冷声吩咐：

“别在门口大声吵闹，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来！”

“是！”萧大成恭应一声，走过来沉声说：“你们不是要见能当家作主的吗？胡经理要你们到他的办公室去！”

那家伙毫不在乎地说：

“去就去，我可不怕你们谋财害命！”说着就把踏着的脚提开，抓起旅行袋又朝背上一背。

中年绅士居然也想凑个热闹，毫不犹豫地随同他们一起走向了甬道里去。

经理室在甬道的尽头，张俊需要留在门口招呼，只由萧大成带了两名侍者，把他们两个人押进了胡苇专用的办公室。

这里面布置豪华，气派极大，除了一张办公桌子之外，尚置有一套高级沙发。墙壁上更排着一帧帧的照片，大部分都是曾在此地表演过的歌星和舞娘，有几帧里的女郎已形同赤裸！

胡苇已回到经理室，大咧咧地坐在办公桌后的皮椅上，另有两名大汉随侍在侧，恭恭敬敬地分立在他两旁。

中年绅士和那家伙一被带进来，胡苇就皮笑肉不笑地问；

“二位是否存心来这里找麻烦的？”

那家伙居然并不否认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不错！老子跟何宗明有段过节，希望他亲自出面，痛痛快快地跟老子做个了断！”

“哦？”胡苇诧然问：“你跟姓何的有什么过节？”

那家伙怒声说：

“那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与别人无关，恕我无可奉告！”

胡苇狞笑一声，转向中年绅士问：

“这位呢？”

中年绅士笑笑说：

“对不起，你们的过节可别把我牵连在内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们对待客人的态度！”

胡苇强自一笑说：

“以后我们一定改善，这位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那就请便吧，好让我跟这位朋友把事情解决……”

中年绅士微微一点头，正待离去，那家伙却急说：

“老兄，你可千万走不得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他们准会谋财害命的呀！”

“你有什么财值得他们谋的？”中年绅士笑问。

那家伙表情逼真地说：

“我这旅行袋里的钱，足够买下这家夜总会的，他们还会不见财起意？！”

中年绅士迟疑了一下说：

“好吧！我倒有点不相信，就留下来看看，你这旅行袋里究竟装的是些什么破玩意！”

胡苇不便撵他出去，只好向那家伙不动声色地问：

“你真打算买下这里？”

那家伙忿声说：

“老子对这破地方可没多大兴趣，只不过要跟姓何的斗口气，除非他乖乖地把它出卖，否则老子就有办法教它关门大吉！”

“哦？”胡苇仍然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那家伙冷哼一声说：

“那还不简单，老子有的是钱，每夜花钱雇些不三不四的人上这里来泡，闹他个天翻地覆，只要接连几个晚上，看谁还有胃口来这种地方玩？”

胡苇突然把脸一沉，冷声说：

“朋友，你跟姓何的有什么过节，那是你们之间的事，兄弟无权过问。不过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要找他麻烦，可不能找错门，找到这里来！”

那家伙故作不解地茫然问：

“胡经理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胡苇直截了当地回答：

“因为这里已经不属于何宗明了！”

“那么属于谁呢?”

胡苇沉声说：

“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初来此地吧，不然就未免太孤陋寡闻了。否则你只要在外边打听打听，就知道在将近一年以前，这家夜总会就已易主了，现在的主人就是鼎鼎有名的马大爷!”

“哦?”那家伙表示惊诧和怀疑地说：“不可能吧，老子在来吉隆坡之前，还特地向各方面打听过，甚至托人调查，这里明明还是何宗明开的嘛!”

胡苇哈哈一笑说：

“信不信由你，反正这是事实，你不妨去找姓何的，让他亲自告诉你是否有这回事。并且兄弟不妨奉劝你一句，今夜的事是出于误会，我们可以不予计较。如果你再来闹事，哼哼，谁要敢惹上马大爷，那就得吃不完兜着走啦!”

那家伙忽问：

“胡经理说这里已属于马大爷了，请问有什么证明?”

胡苇狞声说：

“证明当然有，不过你要看的话，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了!”

“此话怎讲?”那家伙问。

胡苇回答说：

“如果你有胆子，就自己上马大爷公馆去，请他当面拿出来给你看个明白!”

那家伙居然把头一点道：

“好!请告诉我马大爷的地址!”

胡苇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才打开抽屉，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，拿了原子笔匆匆写上个地址。

但他并未将名片交给那家伙，只拿在手上说：

“对不起，在你离开这里以前，兄弟得把一件事弄清楚，才

知道你是否真要找何宗明的麻烦，和是不是真有能力买下这个夜总会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无中生有？”那家伙忿声问。

胡苇冷笑说：

“那可很难说，也许你是借题发挥，实际上别有企图呢！所以嘛，除非你打开旅行袋让我们看看，证明如果这里是何宗明开的，你就真有能力把它买下！”

“对！”中年绅士也附和说：“别说胡经理怀疑了，连我也不相信你有这么多钱！”

那家伙尴尬地笑笑，又犹豫了片刻，忽问：

“照胡经理的估计，这个夜总会大概值多少钱呢？”

胡苇正色回答：

“连不动产，一切生财设备、执照等等一起加起来，大约总不下五百万叻币吧！”

那家伙突然把旅行袋放在办公桌上，亲自动手将袋口束着的绳索解开，双手抓住袋底一倒，倒出的赫然是一迭迭的美金百元大钞，堆满了一桌。

这一来，不禁使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无不看了个目瞪口呆！

“请胡经理点一点数吧！”那家伙却轻描淡写地说。

胡苇不须当真一迭一迭地清点，只把眼光向桌上一瞄，就看出至少有好几百万！

那家伙遂说：

“老子事先已打听过行情了，知道这破地方大约能值六七百万元叻币，为是怕姓何的故意抬价，所以特地带了三百万美金，你们谁要不信，可以当场清点，少一分钱我就全部奉送！”

中年绅士故作惊讶地问：

“老兄，你把这么一大笔钱带在身边，不怕遇上歹徒出事吗？”